

第二輯 名家印 第十四卷

中國篆刻聚珍

鄧石如

主 編 劉 江

副主編 曹錦炎 祝遂之

中國篆刻聚珍 第二輯名家印 第十四卷

鄧石如

本卷編選 戴家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篆刻聚珍. 第二輯中 / 劉江主編.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40-6309-1

I. ①中… II. ①劉… III. ①漢字—印譜—中國
IV. ①J29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70838號

中國篆刻聚珍總目

第一輯 古璽印（已出）

- 01 戰國璽
- 02 秦印
- 03 漢官印
- 04 漢私印
- 05 魏晉南北朝印
- 06 隋唐宋印
- 07 元印

第二輯 名家印上（已出）

- 08 文彭 何震 蘇宣
- 09 汪闌 汪泓
- 10 林皋
- 11 明名家印
- 12 程邃 巴慰祖 董洵 胡唐
- 13 丁敬
- 14 蔣仁
- 15 黃易
- 16 奚岡
- 17 陳豫鍾
- 18 陳鴻壽
- 19 趙之琛
- 20 錢松 胡震

名家印中（已出）

- 21 鄧石如
- 22 吳讓之
- 23 趙之謙
- 24 徐三庚

- 25 胡鏤
- 26 清名家印（上）
- 27 清名家印（下）
- 28 吳昌碩
- 29 黃士陵
- 30 齊白石

名家印下（即出）

- 31 趙叔孺
- 32 王福庵
- 33 韓登安
- 34 沙孟海
- 35 方介堪
- 36 陳巨來
- 37 來楚生

第三輯 專題印（即出）

- 38 玉印
- 39 陶印
- 40 封泥
- 41 鳥蟲印
- 42 圖形印
- 43 押印
- 44 唐宋元名號齋館印
- 45 唐宋元鑒藏印
- 46 唐宋元隽語印
- 47 明清名號齋館印
- 48 明清鑒藏印
- 49 明清隽語印

（以實際出書為準）

主編 劉江

副主編 曹錦炎 祝遂之

中國篆刻聚珍 第二輯名家印 第十四卷

鄧石如

本卷編選 戴家妙

中國篆刻聚珍編委會

主 編：劉 江

副 主 編：曹錦炎 祝遂之

策 劃：胡小罕

執行主編：戴家妙 胡小罕 沈 浩

編 委 會（以姓氏筆畫為序）：

于良子	王義驊	何滌非	吳 瑩	沈 浩
沈樂平	祝遂之	胡小罕	桑建華	陳大中
張 索	張愛國	曹錦炎	蔡 毅	劉 丹
劉 江	戴家妙	韓天雍		

編纂助理：屈篤仕 楊 晶 羅仕通 楊少峰 宋開智
王 臻 李明桓 蔣招昇 張鈺霖 賀維豪
胡易知 石連坤 趙熙淳 張擎鑫 王慶敏
劉永根 陳 碩 陸嘉磊 李 永 周 振

凡例

一，該印譜叢書定位於篆刻學習臨摹、創作借鑒、印史研究和教學參考，滿足篆刻愛好者、創作者臨摹鑒賞和教學研究之需，成為學習、瞭解、研究印史的合理範本與理想參考。

一，該印譜叢書編纂中堅持學術性與藝術性相統一，以印學史框架為學術支撐，以歷代璽印篆刻遺存和印學文獻為基礎，薈萃印學史專家、古文字學專家、篆刻創作家的綜合視野，緊貼篆刻研習規律，遴選最能夠體現各個時代、各種形制和各家流派風格的典型之作，呈現中國璽印篆刻藝術精華。遴選中注重引用最新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注重從書畫名跡、古籍珍本等稀見文獻上提取有價值的印跡。

一，該印譜叢書共分三輯。第一輯「璽印史系列」，梳理出從戰國到宋元印章的印史脈絡；第二輯「名家流派篆刻系列」，輯錄明清至近現代重要流派與名家代表作品；第三輯「專題印系列」，輯入因特殊的形制、材質、工藝、功用而具備獨特審美傾向的璽印篆刻門類。叢書三輯總計約五十卷。

一，每卷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本卷主題概述；第二部分印蛻及釋文，名家流派篆刻附部分邊款；第三部分輯錄本卷主題相關的史料和評析文獻。其中第二部分為每卷基本單元，一般遴選三百到五百枚印蛻，資源流傳存世特別多或特別少的也有例外。

一，每一卷之中印蛻排序，側重於從易到難的臨習鑒賞進階安排，兼顧類型特徵和審美傾向。部分印作斷代缺乏確切記載與考訂依據的，姑以審美特徵歸類。

一，叢書對每卷進行編號，又對每卷中的印蛻進行編號，俟整套叢書出齊之後，統一編製「印文全文索引」作配套，以便從整套印譜叢書中檢索出任意一個字的印文字形。

藝文類聚金石書畫館

概述

鄧石如（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原名琰，取字石如，自號頑伯，意為表示自己「不貪贓，不低頭，不阿諛逢迎，人如頑石，一塵不染」的性格。五十四歲時，因避清仁宗顥琰諱，遂廢名以字行，并自署完白、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笈游道人、鐵硯山房、古浣子、叔華等。安徽懷寧人，家在大龍山西北的白麟阪。他的祖父名士沅，字飛萬，號澹園，對書畫十分愛好，終身布衣。父親名一枝，字宗兩，號北林，善詩文，工書畫，平時喜好刻石。鄧石如幼承庭訓，從小即開始學習詩文書畫、金石篆刻。其詩文質樸，惜散佚很多。其書法為有清一代第一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鑒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為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評價不可謂不高矣。其篆刻出入秦漢，而自成一家，世稱鄧派，對後世影響很大。著有《鐵硯山房詩鈔》《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

二十三歲時，鄧石如開始壯游生涯，一生所到之處有安徽、江蘇、浙江、山東、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歷閱名山大川，嘗盡人間滋味。每到一處，他必與友朋

切磋書藝，尋碑訪碣。其子鄧傳密在《東園還印圖序稿》中稱，山人「每足跡所經，必搜求金石，物色賢豪；或當風雨晦明，弛擔逆旅，望古興懷，濡墨盈斗，縱意作書，以抒胸中鬱勃之氣。書數日必游，游倦必書，客中以為常」。（轉引自穆孝天、許佳瓊編著《鄧石如》）三十八歲時，通過好友梁巘的推薦，認識了金陵梅氏兄弟，成為座上客。梅氏為北宋以來江左甲族，家富收藏，秦漢以來碑版刻石拓片，無所不備。其中《石鼓文》《嶧山碑》《城隍廟碑》《三墳記》和秦石刻等珍品拓本，尤其影響了鄧石如的藝術思想。據傳鄧石如各種都臨了近百本，還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可見其用功之勤、毅力之堅。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乾隆皇帝八十壽辰之際，戶部尚書曹文植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進京後，鄧石如以書法享譽書壇。後遭內閣學士翁方綱為代表的書家排擠，被迫「頓蹟出都」。後又經曹文植介紹，至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節署（武昌）作幕賓，並為畢沅子教讀《說文字原》。後因看不慣官場習氣，離開畢沅返回老家。

清代前期書家中，學習篆書的人大多謹守李陽冰之法，並以此為正統。如錢坫刻有一印「斯冰而後，直至小生」，可見其自命不凡。倒是一介布衣的鄧石如，因為沒有任何枷鎖，反而能審其利病，自抒胸臆，從中擺脫出來。在李陽冰篆書的基礎上，上溯秦

李斯之法，并參入獵碣碑版筆意，羊毫長鋒作書，濃墨酣暢，神完氣足，開創一代新風。當時有人指責他破壞古法，因為小篆自秦以後，基本上是以《說文》為歸，元明幾位大家都寫得非常光潔，兩頭圓平，而鄧石如的寫法是飽墨鋪毫，以隸為筆，方圓自任，為後來人開方便之門。正如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所指出的那樣：「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為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僅解操筆，皆能為篆。」鄧石如的隸書，則明顯受到了當時書壇一些擅長寫隸書的書家如鄭簠、金農、桂馥等人的影響，尤其是日益興盛的金石學研究風氣對他影響極大。清初一些學者以考證金石碑版、尋訪古刻為能事，舉凡商周古器、秦漢碑版，無不溯其源流，用以務實補證。鄧石如自己也到處訪碑，與此風氣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他的隸書如同他的篆書一樣，提按豐富，變化自然，有糾正清初前賢習氣，獨開生面。自此以後，「以隸寫篆」「以篆寫隸」漸成潮流。何紹基、吳讓之、楊沂孫、徐三庚、吳大澂、趙之謙、吳昌碩以及現代諸大家，無不用此法，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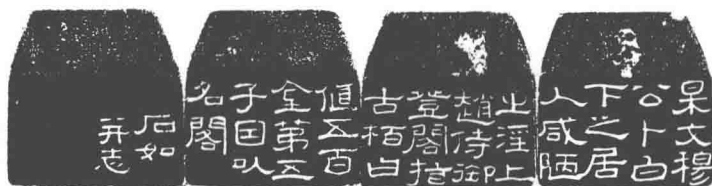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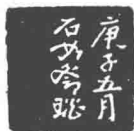
鄧石如的真書與行草書同樣是令人傾服的。他的真書得益於六朝碑版，平實質樸，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包世臣《藝舟雙楫》）包世臣還說：鄧石如「真書雖不

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見《自跋草書答十二問》）又說：「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見《完白山人傳》）鄧石如的行草書以碑版為體，顏真卿《爭座位》為用，結字獨到，運筆連綿，舉重若輕，奇趣橫生。

鄧石如游食生涯主要以作字刻印維持生計，但幾乎沒有什麼印作流傳下來。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程瑤田在給友人信中寫道：「懷寧鄧君字石如，工小篆，已入少溫之室。刻章宗明季何雪漁、蘇朗公一輩人，以瑤田所見，蓋亦罕有其匹。時復上錯元人，剛健婀娜，殊擅一場；秦漢一種則所未暇及者，然其年甚富，一變至道不難也。」可見，鄧石如當時刻印已征服了許多人，「罕有其匹」。現今看到其作於戊戌十月（三十六歲）時的「太羹玄酒」和「聊浮游以逍遙」，確實可見何震、蘇宣的痕跡。而作於己亥十一月（三十七歲）時的朱文「家在環峰漕水」，則有元人的遺韻。三十四歲之前的印作如「靈石山長」「石如」「印禪居士」「退齋」「富貴功名總如夢」「愛吾廬」「西湖漁隱」等則明顯流露秦漢規矩，略出己意。此外，還可以看到鄧石如模仿過汪關的風格，如「春江社」；模仿過梁千秋的印風，如「一日之跡」；模仿過程邃的法式，如「讀書樓」等。可見其轉益多師，不斷探索的過程。

從傳世的作品來看，鄧石如一生都在探索之中，似乎未到精熟定型的境界。趙之謙在《致魏錫曾書》中認為：「鄧（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見《趙之謙尺牘》）趙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鄧石如的書法與篆刻作品確實更多流露的是他豪邁的才情和野逸的氣質。不過，正是因為他身上所特有的那份野性，使得他的作品充滿了生命力，富有創造精神。確實，鄧石如「剛健婀娜」「鐵鈎鎖」的篆刻風格在清代是獨樹一幟的。後人把這種風格歸納為「印從書出」，是篆刻史上的重大突破。吳讓之說：「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見吳讓之《趙搗叔印譜序》）吳讓之的眼光很獨到，看到了鄧石如的篆刻成功之處在於融「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額以博其體」。其實，鄧石如的貢獻還在於使書印合一的表現有了嶄新的境界，使書的意味在印章的方寸之間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給後人創立面目以更多啟示。

孫雲桂《完白山人傳》、李兆洛《鄧君墓志銘》等傳記文字，對鄧石如的篆刻都是寥寥幾筆，記述最多的還是他的書法。可見，鄧石如生前是書名大於印名的。但歷史還是還原了基本的真實面目，鄧石如的篆刻對後世影響很大，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等都對他推崇備至，幾乎膜拜。



(縮)